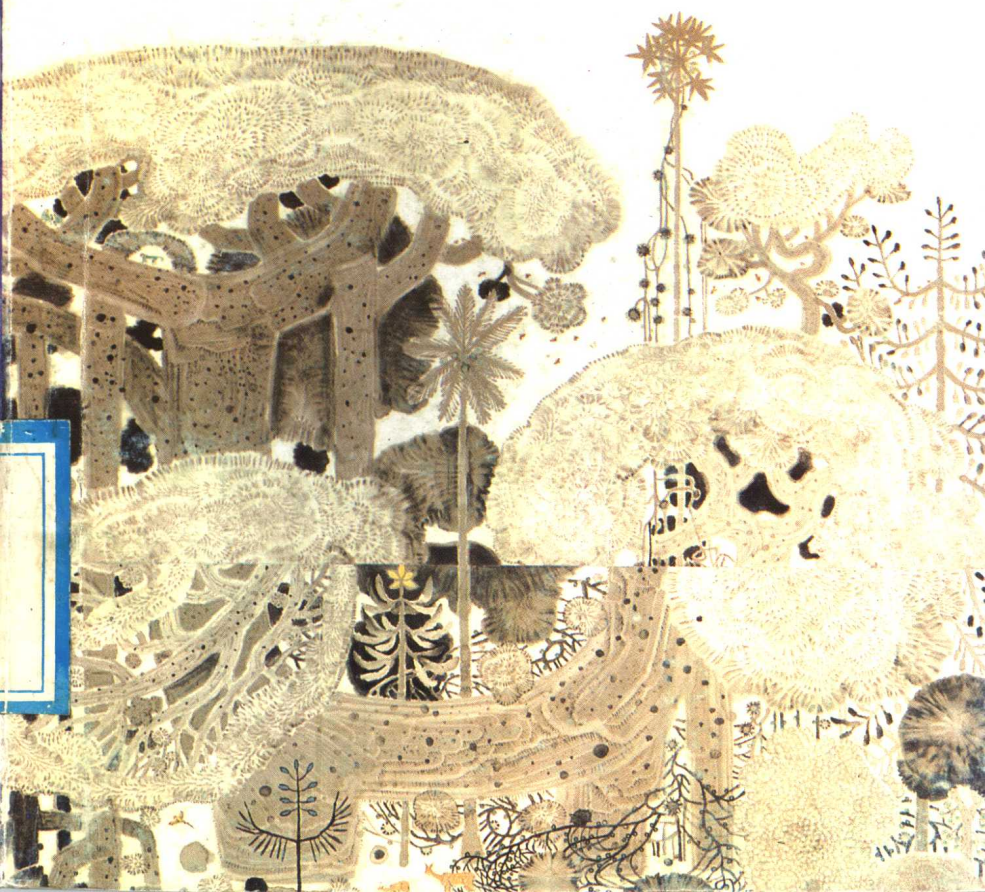


高
缨
著

向往那 片神奇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高缨 著

向往那片神奇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向往那片神奇

高缨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—43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农垦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印张 110千字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0册

书号：ISBN 7—80521—080—2 / I·33

定价：2.60元

致 读 者

你去过云南吗？那是一块神奇、瑰丽的土地。

你去过云南的西南边境吗？那更是一个美的所在，如诗如画似真似幻。

我这本游记，描写的就是云南边境一带的风物人情。

这不仅是游记，也是我随著名老作家艾芜第三次南行的纪实文字。其中既有山光水色、密林深谷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，也有行走其间的艾芜的足迹和心迹。

艾芜第一次南行是在二十年代后期，后来写了名闻中外的小说集《南行记》；第二次南行是在六十年代初期，后来写成《南行记续篇》。八十年代初他做了第三次南行，又写成《南行记新篇》。虽然艾芜还有许多其它著作，但三部《南行记》却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读者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旅行，而且又爱好文学，那么，请随着艾芜的足迹也随着我的秃笔，到云南边境走上一趟吧！看看这些山水、村寨、边城、竹楼、歌舞、婚俗，认识一些兄弟民族的平凡或传奇式的人物。

作者：1988年冬于渝州勺居。

目 次

- 瘪瘪的行囊〔1〕
凝望云南晓色〔3〕
站台上,整个云南文学界〔5〕
给花投票〔6〕
人生哲学第几课〔7〕
滑美巷里话当年〔9〕
两朵山茶花〔11〕
曾记笪竹少年时〔12〕
从八百罗汉谈起创作方法〔13〕
她心里有苦处〔14〕
人应该象河一样〔15〕
楚雄四多〔16〕
彝寨婚礼〔18〕
坐在厚厚的松毛上〔20〕
下关风,元宵夜〔21〕
彩墨大理〔23〕
你是一位好支书〔26〕

异乡婚俗 [27]
古镇留影 [28]
白族人民的花朵 [29]
三弦老人 [31]
花园茶舍 [33]
丽江山水胜过富士山 [34]
古代哀歌和现代悲剧 [35]
“万朵茶花”和她的守护神 [37]
神秘的“白沙细乐” [39]
金沙江姑娘 [41]
爱唱歌的副专员 [43]
鸟 语 [44]
澜沧江边 [45]
会把大衣送了的 [47]
在火山灰铺成的原野上 [49]
玉雕的原理 [51]
到过外国的人更加热爱
自己的祖国 [53]
黑地里冲出一个人来 [56]
“仙人澡塘”与“小笼蒸饺” [57]
茶花之海 [59]
傈僳边寨 [60]
悲壮的原始森林 [62]
“大树杜鹃”之谜 [64]

一山一水入胸怀 [65]
崖上一朵白山花 [67]
永远的忏悔 [68]
又一个大悲剧 [70]
“听了一句话能创造一个典型” [71]
两付对联 [73]
马鹿场一瞥 [74]
粗犷的景颇青年 [75]
另一个人的另一种“南行” [76]
烈火似的“目阑、纵戈” [78]
玛鲁与玛吐 [80]
谈起《诗经》中的“行”字 [82]
心中的“户腊撒” [83]
老 丁 [84]
打刀的民族 [86]
传奇人物熊小回 [88]
帽子又找到了 [90]
最爱住小客店 [92]
温柔的雅邦香 [94]
大青树下小仙女 [95]
快活老人麦罕 [96]
两个民族的女儿 [98]
边寨的公主 [99]
瑞 丽 [101]

夜 市 [102]
象个小说的情节 [104]
在“84”号界碑边 [106]
蚂蚁蛋与素馨花 [107]
茅草地的怀念 [109]
蹲在地上吃饭 [110]
重逢在竹楼 [112]
知心人 [114]
胖佛爷和两个小孔雀 [116]
莫萨特花 [120]
夜半芒锣 [121]
边境的古井 [123]
异族情侣 [124]
跑步的边疆 [127]
畹町桥头 [128]
一棵罕见的大青树 [129]
金鸡之城 [131]
温泉与人体美 [134]
一叠打皱的稿笺 [134]
盘旋的山路 [136]
鹰之歌 [137]
孔雀之恋 [139]
五十年后的重逢 [141]
人生旅途最关情 [145]

悲 风 [146]

又见春城 [148]

“大树杜鹃”的谜底 [149]

第四次“南行”的预约 [151]

瘪瘪的行囊

1981年2月12日。

黎明即起，晨色暗晦。

我提上小皮箱和提包，先到艾芜同志的家。

艾芜已静坐待发。一件旧呢子藏青色大衣搁在椅背上，一只陈旧得变了色的绿帆布提包放在地板上。见我来了，他站起身，安详地说：“我们就走吧！”

“该上车的时候了。”

艾芜的夫人雷嘉默默望着我，似乎有好些话要嘱咐。老太太平日寡言，近来身体也弱些了，更显老态；此刻即将与老伴远别，她眼镜后面深切的目光凝在艾芜脸上，几分惶惑几分欣喜。我握住雷嘉老太太的手：“这次艾老第三次南行，有我陪着，保证安全归来，您放心。”

“是哪，你们一道很好。”她望一眼艾芜说，“他总是爱出门，从年轻到现在，七十七岁了，还坐不住，一说是到云南，更高兴，天不亮就起床了！好，慢慢地走吧！”

院子静悄悄。刚吐新芽的树枝和石阶上的青苔，润出早春的气息。

就这样开始了万里南行，平淡如早晨的散步。

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提包是瘪瘪的，所装着的衣物只占提包的三分之一容量。

“艾老，您带的东西太少了，咱们到云南边疆来往几十天，行吗？”我担忧了。

“不少，不少，几件换洗衣裳，两本可看的书，满够了。”

对于他来说，生活的一切都是简朴而平淡的，包括这一次很不平常的第三次南行。

呵，历来是如此的。

艾芜的第一次南行，是从1925年的秋天到1931年的春天。他打着光脚板，背着一只连强盗也不盯上一眼的布包袱，从成都经云南边疆直到缅甸仰光，一路做杂役、苦工，阅尽人间苦难。后来在革命思潮与鲁迅先生的影响下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震惊文坛的小说《南行记》。

艾芜的第二次南行，是从1961年的9月到1962年的4月。他象一个普通的旅行者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，或是步行在滇缅交界的山野村寨间，访问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、群众，探索了多少悲欢离合的命运，回来后写出了一部幽美动人，诗意浓郁的小说《南行记续篇》。

艾芜的第三次南行，便是从今天——1981年2月12日开始。在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以后的新时期，艾芜所提着的这只瘪瘪的行囊将装回些甚么，将孕化出甚么样的文学作品？

应该说，在他的第二与第三次南行之间，夹着一次夭折了的南行。那是在“十年浩劫”中的1972年7月，艾芜刚从变相的监狱里释放出来。他独自去到了他向往的大小凉山，

看看下放在雷波县的女儿继岱，也看看凉山彝族人民的现实生活。他悄悄密密地住进雷波城的一间小客店里。这么店子很简陋，每间小屋挤四个人。那些位居下层的旅客，谁也不晓得这个姓汤的和气老者，就是往昔的大作家和今日的大“牛鬼”，都与他和睦相处，倾心而谈，一块儿吃饭，一只盆子洗脚。后来一位《凉山报》的记者突然发现了，他，赶快找辆车把他接到昭觉……回成都后，艾芜写了一篇小说《高高的山上》，说的是父亲教育儿子继承艰苦奋斗传统的故事。具有特级嗅觉的“四人帮”爪牙，一下抓住了“文艺黑线复辟”的“罪证”，通报全国，再次对艾芜口诛笔伐。这次夭折的南行，是艾芜戴着枷锁的南行。

凝望云南晓色

77岁高龄的艾芜，自然是显老了，他那清瘦的脸上出现不少老人斑，头发也稀疏而呈灰黄色了。

他平日沉静缄默，今日一上火车却多话健谈。我从没见过他谈兴如此之高。一会儿谈到四川冬日田野的绿色，一会儿谈起路边所见的风物巨变，一会儿谈起几天前日本友人的来访，一会儿又谈到对《诗经》的研究心得……这时，他一副寿眉下细长的眼睛熠熠有神，跃出象年轻人一样的光点来。我觉得他忽然年轻了十岁！

话题总是离不开云南。

“……在云南，我有许多好朋友。有的已经被‘四人帮’迫害死了，有的还在，都七八十了，我常想念他们。云南的中青年作家我也认识好几位，真是出作家的地方……”

他沉浸在回忆中，“我年轻时在旅途上卖力气的时候，在昆明红十字会当杂役的时候，就开始写点东西。那时我还写过诗，发表在当时一家文艺刊物《云波》上。”

我读过艾芜许多小说，却从未读过他的诗，因笑问：

“您还记得吗？”

艾芜微笑着，念了几句给我听——

徘徊在湖滨，
天空的星晶莹，
水里的星凄清，
都睇着我眼波盈盈。
忽地一闪流晶，
天空的星向我飞奔，
水里的星朝我涌进。
呵呵，我要拥着双星，
光灿地飞腾。

在列车的摇曳中，艾芜睡着了。也许他梦见了他人生中最早又最小的一颗创作之星……

一觉醒来，天还没亮。看看表：五时一刻。

我知道，此时列车早已进入云南。

艾芜不在铺位上。我披衣而起，开门，只见艾芜独自站在过道的车窗前，双手撑着窗沿，默默凝望混沌未开的大野。高而瘦削的背影，被暗灰色的玻璃窗衬托着，象一幅黑白木刻画。

艾芜为何这样早起床，又为何凝望着窗外并不清晰的景物？此刻，他在想甚么？

我默默站在他的身边。

“你看”，他含笑说，“这里的星星比四川亮，也显得大一些。山越来越小，外面是个大坝子，好面熟的。看来，昆明快要到了！1961年，我和沙汀、林斤澜、刘真一道从贵州坐汽车过曲靖到昆明，走了好几天，现在有了成昆路，快多了。”

他的嗓音有些颤动。他，深深地爱着云南！

站台上，整个云南文学界

车窗外透入淡红色的晨曦。

红土高原上，隐约出现浅绿色的滇池。

汽笛长鸣，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。呵，我看见站台的人丛中，掠过一张张我所熟悉的面庞，而这些朋友的目光，都在一个个车玻璃窗上寻找着我们。他们看见我们了，他们扬起手，笑着，喊着，跑着。

“看，同志们都来了！”我欢叫起来。

三十年代的老作家陆万美，彝族老作家李乔，部队小说家苏策、彭荆风（还特地带上女儿鸽子）、诗人晓雪、李鉴尧，以及文联干部陈志方……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梁凡生、编辑部主任冯永祺、年轻的编辑周建生、驾驶员杨嘉明……好象整个云南文学界，都到站台上迎接他们尊敬的老人。

大家热烈地握手，问候。

梁凡生和冯永祺显得分外兴奋。正是他们，做东道主邀请我们到云南访问，促成了艾芜的第三次南行。在休息室里，他们表达了诚挚的欢迎之意，对访问的日程也做了初步

安排。

所有的作家朋友，都谈到对艾芜的怀念，并祝贺他第三次南行的成功。不知为甚么，在艾老的面前，人们会变得孩子似的单纯。这除了因为他的高龄，还因为他高尚的人格文格，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意。

严冬以后的春光，温暖着我们的心。

给 花 投 票

花与古迹，是昆明人的骄傲。

刚到昆明，冯永祺等友人便邀我们去圆通寺赏花。

圆通寺在昆明螺峰山南麓，为昆明第一大寺院，早在唐代，南诏蒙氏就在此建补陀罗氏，元朝廷佑七年改建为圆通寺。十年浩劫中，这古迹遭到损坏，现在重新修饰一新，更加金碧辉煌。

踏入题有“圆通胜境”的古牌楼，只见回廊精巧，大殿肃穆；亭、台、楼、阁、池、桥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古建筑群，无处不和谐完美。然而，这一切，都被满院满廓的花草夺去了。这里正举办花展。

庭院、两廊和各个亭台，摆满千品万种、姹紫嫣红的花树、盆景、瓶插，从高及丈余的红山茶到小如手指的仙人球，从法国的仙客来到古雅的君子兰，从浓艳的杜鹃花到素净的黄水仙，天下花草，尽聚于此。

花展的主办人，想出一个好主意：给花儿投票。

在花展出口处设了一个票箱，每个赏花人都可以在纸片上填好自己最赏识的花名，投入票箱。

一见票箱，我们都欢笑了。

我投了山茶一票，杨嘉明、周建生分别选举了杜鹃和玉兰。

“我选花叶海棠！”冯永祺填好票，微笑问艾芜，“艾老，您呢？”

艾芜拿起笔，写上“迎春”，想了想，又写上“报春”。

“呵，规定每人一票，艾老怎么多写了！”杨嘉明大笑着说。

“刚过了春节，不正是迎春吗？”艾芜含笑说，“现在全国都是一片春色，报春花更叫人喜爱，我就破例多写一个吧！”

人生哲学第几课

艾芜在他的处女作《人生哲学的第一课》中，写到他在1925年第一次南行时，在昆明所尝到的饥寒交迫的生活。

“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——残酷的异乡的秋天。……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，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面铺，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，溜着老鹰似的眼睛。喉头不时冒出馋水，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。……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，闪电般掠上我的心头。”

“草鞋塞在裤裆里，满有生气地、又象做贼一般梭出店外。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，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，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。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，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，去找主顾。”

这是五十六年前旧昆明的一个生活缩影。

而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新昆明的生活缩影。

下午，梁凡生陪同我们，乘“丰田牌”轿车游览昆明市容。我们穿过繁华似锦的大街，又经过古朴幽静的小巷，路过柳暗花明的翠湖，观赏闻名于世的金马碧鸡坊……随后，我们驶向距城东十五公里的名胜——金殿。

金殿，也即明代建成的道观太和宫，坐落在苍松翠柏的鹦鵒山上。石路盘盘，“天门”迎人，碧瓦飞甍，铜殿巍峨。全部用铜铸造而成的亭式“金殿”，造形美观，雕镂精细，为我国唯一的大型铜铸艺术珍品。据说目前这座铜亭，是吴三桂在康熙十年所铸造。这座道观的其它建筑如环翠室、绮霞宫，都是精妙的古建筑。

我们今天运气好，正碰上这里在举行庙会。据说这是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庙会。这也是一次经济和文化的大交流。

金殿前的广场上，人潮涌动，摩肩接踵。数不清的货摊、商铺、食店，组成了一条条商品的巷道，有国营商场，集体店铺，但更多是个体户摊档。出售的物品各种各样：土特产、山珍、药材、鱼虾、衣帽、小五金、电器、农具、等等，小吃多得叫人眼花缭乱，而且多是热炒热卖：酸辣小锅米线、咸甜二味的烤饵块、黄灿灿的油糕，滋滋响着的煎煎糕。到处异香扑鼻。

来赶庙会的有城市居民，但更多的是近郊农民。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裳，从新式西装、牛仔裤，到蓝布挑花围裙，从银枪呢大衣到土布老棉袄，人们在讲着价，欢笑着，言谈着，吃着，唏唏呼呼地喝着，还有的吹着竹笛，吸引顾客注意他自制的乐器……